

你公子胜治

◇
著

惊门

1
如是我名



七道妖修法诀重出人间，一幅神奇画卷再现江湖。
谁有缘得之？谁一统两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徐公子胜治
著

惊门

1
——
如是我名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门1·如是我名 / 徐公子胜治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411-3777-8

I. ①惊…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4788号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转载或以任何形式复制。

JINGMEN1 • RUSHIWOMING

惊门1·如是我名

徐公子胜治 著

出品人 柯利明
策划编辑 林苑中 彭晓蓝
特约监制 林苑中 师素珍
责任编辑 宋 玥
特约编辑 彭晓蓝
封面插图 傲娇大叔
封面设计 熊猫布克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30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8mm×235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777-8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CONTENTS

第十三章	生机流转，练气即练形	131
第十二章	樱而后宁，定心入极静	119
第十一章	观道玄妙，何处不相逢	108
第十章	难得糊涂，神功乐天成	097
第九章	尘埃本具，时时勤拂拭	086
第八章	观音莫名，混沌开一窍	074
第七章	外景内守，稳坐入境观	062
第六章	自欺欺人，岂窃得心安	050
第五章	垂帘逆听，因积习成性	041
第四章	鼠类登坛，观人之妖化	029
第三章	岁月鬼手，沧海转桑田	022
第二章	石本无名，依有缘人取	015
第一章	妖修之法，明七魄三魂	005
序 章		001

第十四章	黄粱一瓠，徒笑此生忙	140
第十五章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乎	155
第十六章	量身打造，请君入瓮来	164
第十七章	人生如戏，添几多炫彩	175
第十八章	穿人聊斋，美色狐狸尾	188
第十九章	不速之客，无事不登门	200
第二十章	惹火上身，两面难做人	209
第二十一章	幸福烦恼，唯其所见之	218
第二十二章	请狐入室，隔空互对弈	224
第二十三章	拍案惊门，侃笑谈鬼狐	233
第二十四章	敲山震狐，夜会俏佳人	245
第二十五章	活宝妖孽，与众生无分别	254
第二十六章	衣锦还乡，忍性洗耳恭听	263

序 章

唐宝历元年，白居易告别杭州转任苏州刺史。

白居易到任之时，前往吴王阖闾葬剑之处虎丘凭吊怀古，看到当地河道淤塞、水路不畅，便找来工匠与官吏测量设计，向商贾募资发动民夫开凿了一条山塘河。此河东起阊门渡僧桥，西至虎丘望山桥，全长七里有余，沿河形成了一条热闹繁华的山塘街，又称七里街。

山塘河开凿的地理位置非常好，不仅有利排涝灌溉，而且水路交通便捷，邻河的山塘街一出现，便成了苏州商业与人文风景荟萃之地，后人亦称山塘街为白公堤，并在阊门外渡僧桥头立白公祠纪念。

苏杭美景，天成山水与人工巧建合一而成，然而白居易却未能久留，山塘河刚刚开通不久，他便于次年秋天离去。离任之前的当年正月，白居易登山遥望姑苏城感慨无限，赋诗一首道：

黄鹂巷口莺欲语，乌鹊河头冰欲销。

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

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

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

白居易于山上楼阁中吟诗之时，却没有发现半山腰有两位仙人也在遥望城外七里山塘。他们是一男一女，宽袍大袖、腰系丝绦者名叫乔散人；云鬓高挑、婀娜秀媚者是乔散人的道友柳仙子，这两位仙家来自仙界万寿山，游历红尘于姑苏城外驻足。

柳仙子缓缓展开了一幅画卷，约一尺高、近四尺长，然而上面却空空荡荡一无所有。只听她轻声叹息道：“此卷是当年明月仙童行走红尘路过姑苏时所作，不用笔墨，掇月下水面倒映人间山河凝炼成画，却未留一丝痕迹。”

乔散人亦喟叹道：“明月仙童凝炼此画成卷时，清风仙童就在身旁，伸指将卷中画迹隐去，并用大力在上面画了一道门，从此画中山河人烟自成一界。”

柳仙子微微皱眉道：“这画中界，我亦不解，究竟是怎样一片山河呢？”

乔散人若有所思，一指山下道：“就是这人烟景象，你眼前所见，便是画中之界。”

柳仙子不解道：“可是这山塘河刚刚凿建而成，百年前明月仙童作画之时，人间尚无此河，难道画中也会有吗？”

乔散人微微一笑：“也许有，也许没有，此画本就是掇山水人烟而成，清风仙童以大力画一门封之，是在印证推衍之道。封入画中的山水人烟皆为虚景，却能随画外人间推衍而变化，就如水中倒影，不知再过千年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景致。”

柳仙子点头道：“我明白了，假如再过千年有人能看到这幅画，虽然是明月仙童作于千年之前，可画中景色却是当时的姑苏，无论那人来没来过苏州，无论此画流落到何地。只是这卷中画迹已隐去，连你我都看不到。”

乔散人苦笑道：“别说你我看不到，就是那封境入画的清风祖师本人也是看不见的，此物只是他一时动念而已。画上那道门并未与画凝炼为一体，只是一道法术，千年之后待这法力消尽，那画迹就会重新显现。如果那时的画迹已变为千年之后的姑苏山水，则说明清风祖师的推衍之道当年便已大成，不在镇元祖师之下。”

柳仙子又长叹一声道：“可惜清风已散、明月不归，就算千年之后这卷中画迹重现人间，可证明百年前清风仙童的推衍之道已不在镇元大仙之下，又能如何呢？清风祖师当年封此画之时，是否想到百年之后他本人已经殒命？”

乔散人摇头道：“此非我所知，清风祖师一时动念留下了这样的画卷，只是一种修为印证。至于这幅画卷本身，反倒是可有可无。”

柳仙子思忖道：“万寿山三大祖师，明月仙童我所知不多，而镇元与清风皆极擅推衍之道，但我却听说那清风祖师根本不会作画？”

乔散人一笑：“清风仙童确实不会作画，亦不擅歌咏，这卷中画迹本是

明月仙童摄山水人烟而成，他只是以推衍之术封境入画而已。”

柳仙子转身看着乔散人道：“你亦习推衍之术，却无法与两位祖师相比，但在万寿山，你以擅画闻名，何不以此卷作画，感悟一番当年意境呢？”

乔散人眯起了眼睛似在思考着什么，等他睁开眼睛之后手中已经多了一支笔，沉吟道：“我手中这支群芳点颜笔，是当年明月仙童所赐，便以此笔作画，描绘眼前山塘景色掩卷，以待千年之后卷中画迹重现之时。既然清风已散、明月不归，此画就留在人间吧。”

言毕，柳仙子展卷、乔散人持群芳点颜笔作画，描绘的便是刚刚开凿的七里山塘风景。画成之后，乔散人随手一挥，此画飘向天际不知落于人间何处。

在白居易辞苏州，任、乔散人作山塘卷之后，又过去六百余年，到了明代成化年间。

此时的苏州山塘街，历经沧桑战乱、几度兴衰之后，繁华远胜往昔。沿街店面店肆林立、会馆集聚、居货山积、游人商贾如云。山塘河上舟楫往来不断，桨声连连夹杂着丝竹弹唱之音。此河白日间商船穿梭，入夜之后彩灯画舫漂荡，是红尘中富贵风流地。

此日夜已深，画舫弦歌声渐渐暗去，唯有船上彩灯在水中细碎的倒影如鳞。沿街商铺早已上了门板，只有大宅门前还挂着写有各家堂号的灯笼，喧闹了一整天的山塘街上没有一个人影。

在这河堤石街旁的很多座桥头，不知道什么年代放置了一座座蹲踞的石兽像，大约半人来高，似狮似虎似猫更似狸。这石兽的样子并不凶恶，反倒一个个笑呵呵的憨态可掬。夜深人静之后，仿佛只有这一座座石兽仍在默默地守护七里山塘河。

就在这时，不只是岸上船中，连睡梦中的人们都听见了一声断喝：“妖孽休走——”

一道人影从望山桥方向飞速而来，脚不沾地地沿山塘街向阊门飘行而去，锃亮的光头在灯笼的照耀下依稀可辨，看面貌是一位中年僧人。他身上灰色的僧袍撕开了好几道口子，上面还沾染了斑驳的血迹。

僧人穿行山塘街的速度极快，每经过一座石兽像的时候，都挥右手打出一道法诀无声无息地印在石兽的额头上。转眼间他已穿过七里山塘到了渡僧桥前，远远的虎丘方向有一道剑光飞来。这僧人一咬牙，将左手中握的一块玉佩扔进了山塘河中。

这玉佩约一寸宽、两寸长，正面雕一枝修竹，反面刻云花图案，近似水滴形的轮廓，大小恰好能握在手心。它落入河中竟没有激起半点儿涟漪，仿佛奇异地融入倒影波光里，远处追来的人并没有察觉。

扔出玉佩时僧人脚下没有丝毫停留，竟跃上水面在画舫间奔行，穿过阊门一侧的水门进入了苏州城。那道剑光紧追不舍，凌空越过城墙飞入城中。熟睡中的人们被那一声断喝惊醒，而僧人与紧随其后的剑光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僧人似是在山塘街留下了什么东西，当时被追得太紧，打算以后再来取。可是一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百年过去了，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第一章 妖修之法，明七魄三魂

时间已经到了公元2012年夏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苏州市，七里山塘街已成旅游风景名胜。此街临河而建，水道纵横，踏着石板路走过有很多座古桥，其中相邻的两座桥，一座叫青山桥，另一座叫绿水桥。在这青山桥与绿水桥之间，有一座新修的寺院名叫普福禅寺。

普福禅寺始建于宋，寺院窄狭只有前后两进，中间是一个天井，整个格局呈葫芦形，虽不大却一度香火极盛。据普福禅寺的旅游景点介绍，这座小小的寺庙就是曹雪芹所写葫芦庙的原型。此庙曾毁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了2008年，当地政府于原址上重建，它在被损毁的五十年后再度落成，成了山塘街上的一处景点。它到底是不是曹雪芹笔下的葫芦庙，游客总会争执得面红耳赤。

比如今天，又有一群人在此地做此议论。此时有一个小伙从青山桥方向走来，他挽着一位挺漂亮的姑娘，后面还跟着一位背旅行包的年轻男子，在普福禅寺门前停下脚步看着旅游景点介绍。此人也听见了旁人的议论，只是傻乎乎地一笑，自言自语道：“原来曹雪芹也来过这里，只是这座庙不是那座庙了，呵呵呵，真有意思！”

这小伙子二十多岁，留着小平头，五官模样长得还不错，可脸上总是带着傻乎乎的笑容，看见什么都笑呵呵的，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他的皮肤微呈棕色，显然是晒的，因为敞开的领口下露出的肤色明显浅得多。

这人的样子和他的名字倒是挺般配的，他叫成天乐。

成天乐不是他的学名，他的身份证上写的名字叫成于乐，但是这个学名除了申办各类证件，平时几乎就没有用过，甚至连他自己都忘了。每当别人问他叫什么的时候，他都会笑呵呵地回答：“我叫成天乐。”

成天乐的名字，说起来还颇有故事。他的大名“成于乐”，据老爹说是在

他出生后不久请一位很有身份、很有学问、精通玄学的“大师”给起的，来自圣人的一句话——“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后来成天乐翻过《论语》，发现孔子真的说过这句话，看来他老爹所言也不尽虚。

上学之前，孩子在家里或幼儿园一般都用小名，他的小名叫乐乐，读音是欢乐的乐，与大名的念法不一样。到了他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班主任老师点名，也不知是看花了眼还是太随意，开口就叫道“成天乐”！

老师一下就把三个字叫错了两个字，“于”看成了“天”，音乐的“乐”读成了欢乐的“乐”。这个名字太逗乐了，全班小朋友都笑了，连班主任老师自己也笑了。孩子们在学校里往往都有绰号，于是“成天乐”毫无悬念地成了成于乐同学的外号，平时几乎没有人再叫他的学名。

别人的外号只是外号而已，而成于乐同学的外号成了他的名字，再配上他一天到晚呵呵傻笑的神情，绝对是名如其人。老师点名叫错的情况，从小学到大学不止一次地发生，甚至有几回，成于乐同学自己一迷糊，在考卷上也把名字写成了“成天乐”，而老师居然没发现！

然而成于乐同学并不是完全迷糊，至少在高考的时候没把自己的名字写错，虽然他的高考成绩非常差，但试卷上的名字与身份证和准考证是一致的。除此之外，他平时就叫成天乐，这并不是笔名、化名或者单纯的绰号，而是久而久之习惯了。有一个不算夸张的例子，曾经与他合租一起住了两年的哥们儿，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学名原来不叫成天乐。

成天乐在辽宁大连参加的高考，只考了三分出头，成绩那是相当的凄惨。但可不能小看了他的“求学经历”，在成天乐参加高考之前，曾补习一年；而在上补习班之前，还有两年多在欧洲的留学经历。如此说来，他也算是一位海归人才呢。

成天乐的学习成绩非常不好，他在考卷上写的答案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错误已经习惯成自然。初中毕业后，父母找人托关系花赞助费才把他弄到一所还算不错的高中，高中快毕业的时候，父母也清楚别指望这个宝贝儿子高考能有什么出息。经一位熟人的介绍，他父母联系到一家中介机构，一咬牙就将宝贝儿子送到德国留学了。那时候他父亲还在一家规模不大的国有企业领导岗位上，家里的经济条件不错。

按照中介机构的安排，成天乐的留学计划是先读一年语言学校，再按照当地德国大学的入学要求读一年预科，然后考入大学继续深造，等学成归来也算镀金成才了。假如能留在欧洲当地就业，不仅为家庭，也算为国家解决了负担。

可惜设想描绘得虽好，事实却完全是两回事。成天乐在德国一个叫奥克斯堡的地方读了两年的语言学校，连大学预科都没进去，到了第三年，这个语言学校被地方当局不知查出了什么问题，竟然被取缔关闭了，成天乐于是收拾行李回国。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很多经历类似的孩子，包括他的表哥李小龙。

他的表哥真叫李小龙，与那位国际功夫巨星同名，这哥俩的名字都挺有意思的。

回想起留学欧洲两年多的经历，就像是国内中介机构与国外利益方做了一个套，白白让成天乐花了一大笔钱。但另一方面，也怪成天乐自己不争气，他在国内读高中尚且是那种成绩，到了国外离开了父母与老师的管束，还能指望他莫名其妙自发地脱胎换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父母倒是这么希望的，但这种希望未免太天真。

在德国上语言学校的时候，他成天乐呵呵的，上课也不知道在想啥。他与国内来的同学合租房子住，房东也是华人，平时一起交往的朋友也都是中国人，两年多的留学经历，连德语都没学利索，回国后更是忘得差不多了。

与成天乐同一批到德国的高中刚毕业的孩子，也有人顺利过了语言关、读完预科进了大学，不过这样的孩子比例非常少，一百个里面能有五六个就不错了，其他的人大多相当于花家里的钱到欧洲来旅游一趟。

成天乐的留学生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至少他用很“节约”的方式过日子，去了欧洲很多地方。父母给他的生活费每月大约六百欧元，他付房租、吃饭，还和来自中国的孩子们一起厮混、结伴出去旅游，也到过巴黎。

很不巧，他到巴黎那几天赶上了当地环卫部门的一次罢工。每当有人问起成天乐，他对巴黎这座传说中的艺术与鲜花之都的印象时，成天乐感慨最深的一句回答是：“大街上到处是垃圾，烟头也太多了！”

从欧洲回来，他的父母也退休了，家里的经济条件远不如以往，儿子的前途成了令人头疼的大问题。这时他堂姐夫的一个朋友恰好办了个高考补习班，于是就送他去补习了一年，准备再次参加高考，都明白他的文化课成绩不能指望，于是选择了艺术类专业。

成天乐会画画，从小学到初中，都在当地少年宫学习绘画。绘画水平如何且不说，但和同年龄段的孩子相比，这还算是他能拿得出手的“特长”。又是经熟人介绍，成天乐来到上海，在东华大学附属华夏学院美术设计专业读了三年专科，终于拿到了大专毕业证。

本世纪初，很多大学扩招并流行改名，比如中国纺织大学就更为东华大学，所谓华夏学院是它合并的一个二级分院。成天乐的成绩就算在这里也只能读上专科，学费不便宜，但是混张毕业证倒也不困难，难的是毕业后的就业。

成天乐毕业后本着专业对口的原则，先后到几家广告公司应聘，倒也交了作品得到了面试机会，用设计软件做了几幅创意图，但都没有得到正式的工作。

专业对口的工作没找着，成天乐读书这么多年、花了家里那么多钱，实在也没法厚着脸皮回家继续啃父母，他笑呵呵地想：“我也去过那么多地方、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总有办法混口饭吃的。”

于是成天乐就留在了上海，与一起毕业的大学同学合租房子，在必胜客打

了一份工——在后厨切比萨。闲暇的时候还通过同学介绍，偶尔帮人做点儿设计、打零工再赚点儿零花钱，倒也能混口饭吃。

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又到了该付下半年房租的时候，成天乐有点儿犯愁了，难道还要打电话问父母要钱吗？这事不太好开口呀，自己可是在电话里跟家人说了——在上海混得挺好，有地方住也找到了工作，吃喝不发愁。

恰在困顿之际，真是时来运转，有一位许久没有联系过的朋友突然给他打来了电话，语气充满自信，态度充满热情，对他很是关心，让成天乐非常感动。此人叫于飞，曾经和成天乐一起在德国留学两年，据成天乐所知，于飞的家境一般，出国留学负担也不轻松。

于飞在德国的语言学校经常逃课，后来还和另一个中国来的女孩子同居了，直到回国前才分手。回国后成天乐曾给他留下过联系方式，但这几年没什么消息，此时却突然来电话了，于飞显得很忙碌的样子，每次通话也就是三五分钟，却对成天乐的近况非常关心。

通了三天电话，成天乐大概了解到于飞现在正在从事一个规模很大、很有前途的事业。到了第四天的时候，于飞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于飞在苏州，任一家跨国企业的高管，这家公司正要设置新的业务部门，主要负责对欧洲的外贸合作。他想请成天乐到苏州去做该部门的业务主管，薪水非常高，待遇非常好，发展前景更是不得了。于飞之所以想到成天乐，是因为该公司正需要成天乐这种有欧洲留学经历、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年轻才俊。另一方面，他们还有在欧洲共同留学的交情，这个职位介绍给他是最合适不过。

成天乐也没多想，只问了一句：“管吃管住吗？”

于飞在电话里哈哈笑道：“那当然！我们有宿舍、有员工餐厅，待遇非常好。只要干上几年出了业绩，奖金能有几百万呢！”

几百万奖金成天乐不敢想，业务主管这个职业他也不奢望，但在这个时候有人给他介绍一份工作而且管吃管住，成天乐立刻就收拾行李去报到。从上海到苏州很方便，高铁只需要二十五分钟。

来苏州之前，成天乐根本就没想过自己是不是碰上了搞传销的。虽然在网上和报纸上偶尔也看过传销团伙的报道，但成天乐都没怎么留意，好像那只是娱乐故事而已，离自己很遥远。于飞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成天乐也根本没想到他在骗自己，他成天乐这样一个人，又有什么好骗的呢？

成天乐到了苏州火车站，给于飞发了条短信，过了十几分钟于飞才来。于飞不是一个人，身边还有一个女的，二十出头的样子，打扮虽然朴素了点儿，但身材和模样都还不错。于飞一看见成天乐就上前介绍道：“这是我们公司的总裁助理，刘小姐，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说着话就把成天乐的旅行包抢了过去背在自己肩上。

成天乐刚要说不必，那姑娘已经微笑着伸手道：“成经理，你好，我叫刘书君，

很高兴认识你！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她眨着亮晶晶的眼睛，似是脉脉含情地看着他。

这让成天乐很有点儿不好意思，在衣服上擦了擦手心的汗，也笑呵呵地伸手相握道：“你好，我叫成天乐，请多关照！”

这时背着包的于飞拿起电话不知和谁喊道：“车怎么还不过来？……什么？……今天修不好了？”

那位叫刘书君的姑娘解释道：“于总的车坏在半路上了，看来今天是修不好了。”

于飞又说道：“今天下午公司业务学习，去了也没什么人了。成经理是第一次来苏州，不如找个地方好好逛逛，顺便吃个饭。”

成天乐仍然呵呵笑道：“我无所谓呀，怎么样都行。”

刘书君很热情地附和道：“好啊，能和成经理这样的帅哥逛街，是我的荣幸！我们去逛山塘街吧，外地来的游客只知道苏州的园林，却不清楚水乡小巷才是苏州风景的精华。”

就这样，三个人来到了山塘街。成天乐不好意思让于飞总背着自己的包，可是刘书君却挽着他的胳膊道：“你就让于总背包吧，我陪你这位帅哥好好逛逛。”

虽然于飞的车坏在了路上，看他的样子也不像什么发了财的大老板，但成天乐第一次到苏州，一下车就有人热情地帮他背行李，还有一位美女挽着他的胳膊逛千年山塘街景色，娇滴滴一口一个帅哥地叫着，迈过青山桥来到普福禅寺门前时，成天乐也不禁有些飘飘然了。

于飞和刘书君现在做的事，按照传销团伙的行话叫“接新朋友”。到苏州游览，对外地人而言知名度最大的当然是园林，他们为什么要把成天乐带到这山塘街来呢？实际上这个团伙每次“接新朋友”的时候，十有八九都要带人来逛逛山塘风景。

一方面是因为团伙聚集的地方离此不算太远，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七里山塘街不仅是苏州自古以来人文积淀与水乡风景的荟萃之地，而且逛街还不用花钱！

山塘街与其他很多旅游景点不一样，它并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水乡小镇，就是苏州古城外一个繁华的街区，河道与小巷四通八达，沿山塘河北岸的山塘街是旅游区的主体，它没有被围墙或大门封闭，并不设卡收门票，就是城市里的一条步行街。

山塘街景区其实也卖门票，四十五元一张，凭票可参观沿途由文物部门修复保护的几处景点。如果不买这张票，虽然无法进入那几处景点内部参观，但对于逛山塘的情趣而言并无大碍。两千年的苏州水乡古巷，其人文积淀实在太深厚了，虽然经过了现代化的开发与改造，可不经意间随处都可以发现历史的遗痕。

沿河修建的砖木结构房屋，其结构和建筑材料大多新旧不一，小桥上的石

板可能是去年填补的，可石板旁桥栏上那模糊的雕花却显示出数百年的沧桑。新修的店铺，柱子和梁可能相差百年，那新砖粉墙下的墙基，却承载了不知道多少代人留下的痕迹。

旧时建房皆有地契，地契以什么划分界线？是界石。在苏州古城的小巷里，随处还能看见界石的痕迹，就是在房院各个外墙角砌进去一块石柱，它本身是外墙的一部分，上面刻有字迹。普通人家一般以姓氏标明，比如“张界”“李界”“金界”“王界”等，其他一些建筑还会刻上郡望堂号、商铺和会馆的名称，比如“余庆堂蒋界”“郁氏家祠”“魏福记界”等。

成天乐一路走过，对老街两旁墙角的界石很感兴趣，沿途看见了很多块。整条山塘街总计四公里有余，京沪铁路与苏州北环高架桥恰好在它的中段凌空而过，将这条千年古街划分为东西两部分，也形成了一条明显的分界。

京沪铁路桥以西，是当地政府、文保、旅游部门修复开发的风情旅游街，规划整齐、店铺林立，黑白瓦墙看上去都是崭新的，但那老楼上的窗棂、墙基下的界石、河道上的石桥仍显露出古老的痕迹。而铁路桥以东，大体还保留了老巷子的原貌，除了修复沿途有重要文物价值的景观之外，并没有大规模地改造开发，还是典型的老苏州居住区，略显杂乱却另有一番生机情趣。

从铁路桥下穿过，迈过彩云桥，明显能感觉到气息有微妙的变化，少了几分繁华中的浮躁，多了几缕生气与杂乱中的清幽。脚下的石板路也变了，不再是那么整齐划一，成天乐还看见了一块字迹模糊的墓碑和几块界石。这些墓碑和界石已不在它的原位，不知什么年月被人挪到此处修补石板路。

迈过彩云桥往前走，道旁可见好几座古牌坊，但这些牌坊并没有清晰地展现给游人，很多已经被砌在当地住户的院墙里，成了房屋的一部分。更夸张的是，有一座牌坊竟成了一户人家的梁柱，成天乐看见那牌坊顶部的雕花楼从屋顶瓦片中冒了出来。

居民区道路两旁有菜市场，出售各种瓜果肉蔬甚至还有小鸡崽，往横巷里看，有老人坐着竹椅摇着蒲扇，几户人家院里的枇杷树上挂满了黄澄澄的果子，看得成天乐煞是眼馋。道旁的普福禅寺不收门票，进入这座传说中的葫芦庙转了一圈，沿山塘街继续往虎丘走，又看见道旁一户人家，挂满枇杷果的树枝伸到了院墙外。

刘书君看了看左右道：“这家院门外挂着锁，里面肯定没人，我们找个东西垫脚，摘点儿枇杷吃？”

成天乐笑道：“人来人往这么多双眼睛，你也敢去偷人家的枇杷，胆子真够大的！那树枝挺高的，够不着，除非我抱着你的腿，把你扛起来。”

刘书君瞪了他一眼，佯嗔道：“人家穿着裙子呢！”

成天乐嘿嘿一笑：“那就算了，人太多，走光了不好！再说了，那枇杷挂在树上多漂亮呀，又不是你家的，干吗要把它摘下来？”两人说说笑笑，后面还跟着背旅行包的于飞，这位“于总”已经出了满头汗。

就在这时，远处又有两人款步迈过了彩云桥，他们是一对父子。父亲名叫石野，看气度是个中年人，但是形容相貌却看不出有多大年纪，他神态平和，走得不紧不慢，每一步都似落地生根。身边的孩子随母姓，名叫柳言成。

柳言成今年十五岁，长得眉清目秀，样子甚是乖巧可爱，明澈的眼神不住地四下观望，他突然停下脚步一指路边道：“这一路走过来，已经看见好几座石狸像了，这石像明明是根据传说刚刚修建不久的，可我总觉得气息不像当代的东西。”

石野微微一笑：“你的神识感应没错，这些石像确实是新的，刚刚雕成放在这里没两年。但它们安放的位置是山塘街各处地气灵枢所在，而且数百年来，此地也曾有这样的石兽像。我刚才已经仔细查看过，这些石像里还留有数百年前的法诀。”

柳言成诧异道：“数百年前的法诀，怎么能留在两年前雕成的石像上？而且这只是普通的石兽像，又不是神念玉箴一类的东西。”

石野解释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物就是一种石像箴。数百年前此地有石像，有人不知出于何种目的把法诀留在石像中，但我猜测后来没有人来到此地开启石像，那留下法诀的人也没有回来过。数百年后，原先那些石兽像早已损毁无存，那些法诀神念融入地气灵枢，偏偏现在又有人修建石像放置在原位，这些石像仿佛就成了一道道门。若有人能开启，则可获得那些法诀。”

柳言成好奇地走上前去，把手放在那石像的头顶，闭上眼睛似是在感应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却皱起了眉头。石野只是微笑着看着，见儿子皱眉这才开口道：“你是没法得到那些法诀的，别说是你，就连你老爸我也无法完整地取出那些法诀。”

柳言成不解地问道：“这是为什么，难道是修为不够吗，连老爸你都不行？”

石野摇头道：“这与修为无关，哪怕是当年留下法诀的那人亲自来了，也是无法开启了。他也没有想到一晃就是数百年，山塘街上的狸猫像经过了这么一番变化，那法诀当初虽是人为留下，如今却更似天然融成，成了一种机缘之物。这些石像就像开启之门，你得有钥匙才行，这钥匙便是有缘人的魂魄本身，否则就是把石像打破了也没有用。修为再高，也只能把这些神念法诀抹去而已。”

柳言成追问道：“那什么人才能开启石像，获得那些法诀呢？”

石野沉吟了半晌才答道：“我虽然无法取出那些完整的法诀，但神念感应也知其片断，不过是入门的妖修之法，在我眼中也未见高明。数百年前的法诀神念融入地气灵枢，因这石像重立而出现，已成为自然天成的神念。妖修之法与人不同，妖物修炼之初都是自感而悟，就像人的魂魄成形。获得这法诀的机缘，应属于一位正在感悟天地的妖物。

“但是刚刚感悟天地的妖物修为尚浅，根本不能变化形体，又怎会跑到这人烟稠密的山塘街来？就算有这样一个妖物偶尔来此，也没本事发现这些石像的异常，更别谈设法开启地气灵枢获得法诀了，所以这些神念法诀被取出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柳言成又皱眉道：“如此说来，是绝对不可能吗？”

石野摇了摇头：“那倒也未必，我刚才说过这些石像是机缘之物，那么只看机缘而已。有此机缘者祸福亦未知。”

柳言成眨了眨眼睛：“假如，我是说假如，不是妖类而是一个普通的人从这里走过，对石像感兴趣乱动乱摸的话，有没有可能开启地气灵枢获得法诀？”

石野愣了愣，这才笑着答道：“傻孩子，妖物修炼之初与人是完全不同的，山野间飞禽走兽可曾有自己的名字？此类生灵虽有自我意识却不知来世上为何，也不知道所求如何，全凭本能行事。若有机缘巧合，它们莫名开始思考我是谁，开始观察这个世界并反思自身，往往会发生异变，这便是妖修之初。”

柳言成：“我没太听懂。”

石野闻言笑道：“听不懂没关系，这个过程是挺玄妙的，无法用语言尽述，就算修行有成的妖类，往往自己也说不清。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假如这山塘街上有这么一只猫，突然开始奇怪自己是何物、为何会生来如此。当它睁开眼睛学会欣赏这山塘景色，并有了种种人们看来也许不切实际的联想，这便是妖修之初。”

柳言成点了点头：“我有点儿明白了，可我刚才问的是——有没有可能有这样一个人？”

石野又笑了：“这世上犯糊涂的人不少，装糊涂的人也很多，但难得以糊涂为常而不自知者。这种人并非神志不清，并非天生愚笨，但为人却混沌沌沌，连自己叫什么都会忘了，不是真不知道，而是平时根本不会去想。”

听见父亲的回答，柳言成更加不解地追问道：“你是说这种人魂魄不全吗？”

石野又摇头道：“那样的人，看上去倒挺像人们常说的魂魄不全，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不是天生痴呆，智商完全正常，也不是见事不明，只是不去多思而已。谁家要是有那样一个孩子，父母定是恨铁不成钢却又无可奈何。”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一转，又岔开话题道：“所谓三魂七魄之说，其实是虚指、暗指，并非实指。《云笈七签》说三魂，一名胎光、二名爽灵、三名幽精，说七魄分别为尸狗、伏矢、雀阴、吞贼、非毒、除秽、臭肺，其实都是隐语，并不是说人的魂有三而魄有七。

“反倒是医家说得更贴切，精、气、神、魂、魄合五脏，各有所主。肝属木而主魂，肺属金而主魄，木在东象数是三，金在西象数是七，如此而已。再换一种说法，魂主神智清明，魄主气血运行，魂魄相合便是身心无碍……”

石野趁机给儿子讲解魂魄之说，柳言成听了一会儿又插话道：“要是魂魄分离呢？”

石野的回答并不深奥，一笑道：“那是植物人，不是糊涂人。”

柳言成又问道：“假如是魂飞魄散呢？”

石野：“那当然是死人！就算查不出任何内伤、外伤，人也是死了。你扯